

红粉玉女武侠小说系列 / 凌麦童 主编

《魔志七章》之首部曲

四世一生的

魔志

一人得意，必有一人失意。

一人爱，必有一人被爱。得意如何？
失意又如何？爱人如何？被爱又如何？

盛棠◎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四世一生的 心魔

盛棠◎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世一生的心魔/盛棠著,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5

ISBN 7-80680-330-0

I. 四... II. 盛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7032 号

策 划:兴 安 李西闽

责任编辑:王大伟

封面设计:鹿头琴

内文设计:布拉格

责任校对:王 水 张 倩

四 世 一 生 的 心 魔

盛棠 著

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(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)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(北京市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
中区 17 楼 电话:010-87873536 邮编 100068)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/21 字数/420(千)字
印 数 1-1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80680-330-0/1·234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太阴

玫瑰，
刀，
闹别悲欢离合的表演，
黑尽灯光。





少阴

帷幄，
棋，
起起伏伏着一些朦胧的扭曲。



少阳

碎瓦，
墙，
胸中久恨的不平，
凄爆漫天血泪。

太阳

长夜，
鹰，
希冀留下生泥间壮丽的飞翔梦。



红粉动江湖

——为盛棠、燕七、暖玉、方晓然小说序

温瑞安

武侠小说界同道习惯把文风、理念比较接近我的朋友和受过我作品、个人作风、小说人物影响的写手和创作人称为“温派”。同理，对喜欢我的小说，还有支持发扬将中国侠义精神现代化、生活化、文学化甚至诗化的朋友，以及投入加盟温派文艺、侠情活动或网站（例如“神州奇侠”、“六分半堂”、“神侯府·小楼”）的同道，都称之为“温迷”。

这几十年下来，温派几经挫折，六次复起，终于扎根于土，仰望星空，树大根深，枝蔓叶笼。其中有不少出色的写手，作品已堪称起自于温派而超越于温，不但我本人对他们刮目相看，仰慕推崇，连一向喜爱和支持我作品的朋友，希望“大中华侠义时代”来临的同道们，也啧啧称奇，寄望甚殷。

其中，这四位女子写手，不是巾帼不让须眉而已矣，而是“生不得，男儿列；心却比，男儿烈”。这个“烈”字，是指“侠烈”的“烈”，“英烈”的“烈”。她们更是红颜犹胜雄勇，红粉睥睨男儿。原因是：一，她们的确写的好；二，她们的确出色（在文字、为人、风格、精神乃至作品的破旧立新上皆如是）；三，她们本身在生活上也是侠女。

其中以盛棠为例。这个女子，我在本年初上网“小楼”时已与她相知，跟燕七一样，都是我拜把子义妹。盛棠为人行事，本身就是位女侠。在网上，凡有看不过眼的事，哪怕是不与她牵连的，她定必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但行文情智交糅，决不对善人恶，也决不于恶人善。像这样一位侠女，不止网上行文如此，在生活上也秉持同样侠风，本身就是一部侠女传奇。她写武侠，古风温情兼备，可谓是：从来不信梅花谱，信手拈来自有神。我不仅推崇她的作品，还极推崇她的为人。

燕七这女子，曾与我共赴温派大聚，同在武汉出阵，为人雍容淡定，有大家闺秀之气派，却也有小家碧玉之温婉，文笔之佳，出自古转入温而自得其风。一夜芳菲，难出其右。

暖玉，是温派武侠创作中才情与智慧均高妙的女子。她文笔好是没话说，但原





则性强，可以说是骨格清奇，形成了她的小说自有一股无人能得之风情，因风吹过蔷薇。

方晓然，文自金庸古典风貌的衍生和延续，不过写到她那儿，更拓（思域）更新（眼界）更清（境界），金风温雨，期以在她手上火传绚烂。

而今她们四位，一齐出书，为中华侠情小说的百尺竿头，更进七八十步，对我而言，就似是“四大女神捕”一起出动，四方震动，八面威风，玉女出奇书，红粉动江湖。

Contents 目录



红粉动江湖..... 温瑞安 1

太阴篇

一 豆蔻	1
二 连理	12
三 荷尖	25
四 杏红	36
五 香殒	51

少阴篇

一 公子	68
二 蛇头	80
三 滥殇	95
四 凤疑	111
五 帷幄	125

少阳篇

一	青锋	140
二	克星	159
三	鹤喉	176
四	僵局	193
五	倾城	205

太阳篇

一	沙暴	227
二	意义	244
三	解结	258
四	血昏	272
五	非命	283
尾	声	308



一 豆蔻

所有的爱情都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动，因为这暗合了人冥冥中对超越自身的所有对立面灵魂特质的向往，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刺激。

时间：始皇三十四年

地点：咸阳焚书大场

.....

2

《诗》、《书》等百家言在火焰中发出毕剥的声响，烈火以令人惊心的速度蚕食着那些竹简上刀刻的漂亮小篆，礼义道德忠孝仁爱……乍金乍红的光亮挣扎了一会儿终于沉默……于是黑暗覆盖了一切。

一阵风吹来，不会说话的残余灰烬漫天纷飞，像一只只硕大的黑蝶飘扬在广场上空，飘过那人山人海无数波光粼粼的眼睛，碎晶里倒映着茫茫火红……

书烧人，看——乌是云站在人群里——看，人烧书。

曳地的青色丝裙，错落地绣满了大朵鲜花，足下蹬着宝蓝丝履，鞋头一朵大红的玫瑰花，她用沾满鲜红花汁的纤长手指灵巧地拨开了眼前的一片飞灰的阴霾

——“赵公子的诚意我明白，可是那件事绝无可能。”

乌是云说这句话的时候挑起了一弯柳叶眉，没有笑容。

“没得商量？”

她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没得商量！”

那时你的眸子是那么的纯净，像一片柔软而妩媚的青草地，充满了关于爱情的华丽幻想；

那时你心里的原则牢不可破：共度一生的伴侣必须是心仪的对象，那欲拒还休其实是自己操控的一种妥协；

那时你的所有想法都是女人的……

只要有自我意识的女人，大概都不会看上眼前这个蠢肥如猪、靠着是中车府令赵高干儿子的身份就狗仗人势的白痴。

他实在像一块烧坏了的饼，嵌着几颗陈芝麻烂谷子。

若是没有其他衡量准则，所有的美都是相互审视的，于是美丽的少女总是爱俊

俏爱风流爱雄武爱一切与之匹配的美。

但本身猥琐不堪的赵左迁，头反而抬得更高。一双绿豆眼色眯眯地盯着乌是云的身体，对着那神明最厚爱的美艳，不禁流出人间的雄性动物的口水……

“好！”赵左迁一抚掌。

有人递上了一个小盒，里面是一块上好的玉璧，纯净温润的蓝田暖玉。

“一夜??”

“不好！”乌是云仍然坚决地摇头（并小着声音，充满鄙夷地骂了句“歪瓜劣枣”），“能够成为我的入幕之宾则意味着爱情，而我的爱情里没有猪猡的一席之地，即便是一只玉壁猪。”

赵左迁恼羞成怒，脸蓦地涨成了猪肝色。

乌是云裙摆如风往外逸去，像小兽逃离一个险恶的陷阱。乌是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遇上这种晦气。她使劲想了想，似乎出门的目的只是陪嬷嬷去买胭脂水粉……

但是世上什么都少，只有为了狩猎的陷阱却是无处不在的。

忽然间从你的背后走出了四个人，前后左右，用向后向前向右向左闪着寒光的矛戈架住了你的脖子。吴钩犀利，吹毛断发。

玉颈上于是淌下了一股夺目的鲜红……

不好，你忘了他们拥有暴力——暴力是使美丽女人沦陷的最大威胁。

她的头发被抓着往后拉扯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赵左迁指着她的脸大骂，“你只是个婊子！本来就是卖的，还摆什么谱！大爷想玩你是看得起你，还不识抬举……带走！”

世人一如既往地轻贱他的欲望对象——那教人心痒难搔的艳丽，也不知道他的欲望又算是哪门子光荣？赵左迁淫邪暴虐的眼波成了污水的旋涡。

于是你柔弱的手腕被扣住。拧到身后，你成了不得不随波逐流的一片落花——
落花流水~~~~~

那一柄剑令赵左迁的护卫落花流水——

剑上是青铜的流水纹，它从后面盯住了左边那护卫，持剑人一剑西来
万像生风《〈〈萧萧——

四个护卫被一阵强风荡开，赵左迁连跳几步，抱头鼠窜。他们只是本能地意识到危险，然后演绎一场屁滚尿流的奔逃，奔逃里能顾及到的只是自己。赵左迁惊栗地大叫起来，却发现那时他的叫声已经被周围更大范围的呼喊吞没。

人多酝酿成混乱，混乱又被一剑的袭击扩散……

而乌是云上挑的眼角则恰好瞄见了剑上的二字小篆：“非攻”，字比光更快地掠过。

——好一场行刺!!!!

同时被扣手腕的禁锢一松，她不由自主地被朝前抛了出去，跌在地上，一时骨





“理他呢。”乌是云不以为然，“难不成他上阁子里来闹？那儿比他位高权重的可多着呢！他也就只敢上街堵截咱们。以后行动小心点不就是了？别再落单遇着他。”

乌嬷嬷叹了一口气。

瞬间，她的手上多了个乌黑的漆盒，里面是春色姹紫嫣红的不同面目。

而这悠然自得也恰恰证明了，那场鸡飞狗跳焚书刺杀的大闹剧，压根儿和女人没有什么关系。

回去了。

人总有一个地方要回去。就像水，总要理所当然地流进某个容器。

承载你大部分时间的容器是“如晦阁”——一座咸阳最辉煌的窑子。

在那时候“妓”和“娼”是分开称呼的，妓卖艺，娼卖身。

那里有很多女人，女人都年轻，女人都在等待嫁人，等着用自己的青春卖一个好价钱。

乌是云也是女人，身上天生烙印了一个无形的草标，她和乌嬷嬷走了进去——

是时华灯初上，莺声燕语，男男女女都穿着光鲜的衣裳，里面却流淌着糜烂的欲望。男人在此间追逐女人，不遗余力。但他们也是有价的，他们的价钱是女人选择出来的。

当然你还有一群姐妹。

只要有两个人同时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就会很快成为姐妹，仿佛是一件必然的事，无关乎感情的深浅。

花枝招展的何姻缘走下楼劈头就说：“有一件事你做得不好。”

乌是云淡淡地道：“哦？”

你好像从来就不大在乎何姻缘的话，是不是因为她的想法和你格格不入，而要做敌人又太平庸，根本没有这个资本威胁到你。所以你看她的眼神只有两个字——轻忽。

何姻缘觉察到了乌是云的态度，眼里闪过一丝恼怒，她大声道：“你实在不该得罪赵大公子，他是赵府令大人的干儿子，拆了我们的阁子在他也是小事，你怎么就这么任性，不为大家考虑考虑生计？”

乌是云一哂：“你的意思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”

何姻缘道：“当然是巴结他。”

她神秘兮兮地凑近乌是云耳边道：“我听说赵大公子还未娶妻，如果可以做上赵夫人，当然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了，我做姐妹的以后去串串官家的大门也有面子。女人么……最后嫁的还不是生活……”

乌是云拂袖向楼上。

一句话从她身后丢下：“你要追逐富贵可由你去，我管不着，但我可没掉价到与这头猪相提并论。”

话在空气中长出三尖八角的尖针，它深深刺痛了姻缘的脸。让她着实扭曲了一番。

姻缘在背后骂道：“不过比人长得好一点罢了，就神气活现的，哪一天人老珠





黄，看还有‘千金轩’的胭脂和‘奇宝斋’的首饰让你说嘴的！”

轻快的脚，上楼。

乌是云十分兴奋地奔上了楼，那个空间是属于孟昭儿的。

本来那里四面堆满了汗牛充栋的书册。可是现在却是一屋的空。曾经的存在已经被铠甲锃亮的咸阳武士押走，丢进了那个大焚场，与其他所有书籍一样化成灰烬。那天孟昭儿面无表情地看着，指甲却掐破掌心。

一方的“失”好像注定成就一方的“得”。

你虽然没有得到什么，但指望从昭儿的脸上也看见那“空”，一直以来她和她的书都无形地压迫着你。

譬如孟昭儿不断地去求证女人为什么是女人，在现今的地位为什么会始终被男人欺压，该怎么才能胜过男人，女人存在的意义等。

乌是云反问：“女人当然是女人，难道某天你求证出来女人不应该是女人，全体女人都得变成男人？”

孟昭儿一愣：“你是说……我做的一切是毫无意义的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也许……是……”孟昭儿低着头继续陷入思考，今天她又多了个新的命题。

很多问题孟昭儿都会问一问你，因为在她眼里你是个天生的女人。可是你对她仍然有一种敬畏的感觉，你觉得她在某个领域中有野心，有城府。

无论如何，一个女人身上有这些东西就显得不怎么可爱了。所以女强人的腔调往往很少有让人顺眼的。但是何婚姻也不可爱，她太势利，或许这点和她母亲有关。

乌是云故意笑得艳光四射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么多书……真可惜了呢。不过其实也没什么，到头来男人还不是在乎一副皮囊的好坏？书读得多有什么用？烧了也好。”

孟昭儿转过头来：“你是这个院里最美的姑娘，也很有手段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最受欢迎的却总是殷可人呢？”

你的脸色变了一变，不觉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娇小，软弱，没有过多的想法，对于男人来说，追逐女人的趣味并不在于才学或容貌，他们自己的尊严和成就才是最重要的。男人看可人，她无论哪方面都比你更容易上手。”

你啐了一口道：“哼，只会让一干没自信的男人趋之若鹜，我不稀罕那种男人来追我。”

孟昭儿笑笑，她的笑总像藏着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。

乌是云又感到不舒服了。改日和何婚姻、殷可人着实在背后口舌间贬低了她一番。